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一

勿九

白雲端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荆揚叟

佛照光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 嗣大慧

北礪簡禪師

荆揚叟下五人 附錄

舒州白雲禪師諱守端衡陽周氏子示衆云

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跡跡者跡所不能
跡每日開口動舌無非是言作麼生說箇言
所不能言喚作言即便是跡作麼生說箇跡
所不能跡到這裏一大藏教一字用不着到
這裏一大藏教字字用得着為甚麼先用不
着又却用得着且道誦說在甚麼處不見道
勿九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自古自
今向其間鑽仰者如稻麻竹葦端的透徹者
百千中無一二若果然透得十二時中不妨
慶快應機接物利樂有情盡乾坤星辰日月
盡大地草木叢林都作一箇出入游戲之場
古者道玉轉珠回祖佛言精通猶是污心田
老盧只解長春米何得黃梅萬古傳山僧在
庵中亦有示衆云直下雖然沒許般透如未
盡活還難海門昨夜狂風起無限波濤一掃
乾恁麼地先與人開却路然後兩手撥向人
前靈利底不用絲毫氣力便提得去還有麼
若提不去敢問諸人十二時中應用施為分

第一九七冊

別賢愚是是非非是箇甚麼。示衆云古者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如存若忘下士聞道大笑之大衆若約衲僧門下却許他大笑者有些些骨氣何謂如此衆眼難瞞示衆舉玄沙因誤服藥徧身紅爛僧問如何是堅固法身沙云曠滴滴地後來懷和尚頌云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願家風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亦有人問法華如何是清淨法身只答他道屎臭薰天又云蓮華葉上化生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法華亦有一頌云 屎臭薰天亦偶然法華爭敢為君宣鼻中若有通天竅一任橫

行不着穿 一日示衆云未透者須教伊識已透者須共伊行盡大地是沙門一使眼教阿誰識實際地不受一塵向甚麼處行所以道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為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少處減些子多處添些子為甚麼少處更減多處更添勿九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示衆云明明知道只是這箇為甚麼透不過只謂見人開口時便喚作言句見人閉口時便喚作良久默然又道動轉施為開言吐氣盡十方世界內無不是自己所以隨在途中隱隱猶懷舊日嫌不見雲門道開聲悟道見色明心舉手云觀

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原未却是饅頭不見山僧住法華時道無業禪師云一臺頭凡聖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直饒一毫頭凡聖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麼參 僧問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時如何師云風吹日炙云恁麼則無處容身去也師云確搗磨磨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云可貴可賤僧彈指一下師云恰是僧吐舌師云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僧呵呵大笑師云放過一着 僧問龍門未透時如何師云不是這箇調云透後如何師云不是這箇調僧擬議師云買賣不當買

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盡向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岳說個甚麼法門南岳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岩異草青坐着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三玄三要四料簡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個中意日干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個漢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此三個見解若上衲僧秤子秤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個不直半分錢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上堂豎起拄杖

勿力

曰鋒刃上踣跳橫按曰徹塵裏走馬勞勞去
 後來箇是惺惺者擲拄杖下座 上堂不曾
 迷莫求悟為甚麼從上來却有師承祖嗣若
 也會得入鄉隨俗若也不會餓死首陽山然
 雖如是入水見長人 上堂今日至即一陽
 生於此日拈起拄杖召大眾曰且道這箇作
 麼生若也見得且恁麼應特納祐若數至大
 年朝前頭大有事在所以承天尋常十度發
 言九度休何謂如此當門不用栽荆棘後代
 兒孫惹着衣然雖如是三十年後太公釣魚
 參 上堂今日也是這箇明日也是這箇作
 麼生是那箇漆桶參堂去淨空居士郭功甫

訪師上堂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
 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着肉汗衫
 莫言不道遂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
 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示眾
 云有時碓戴生花有時佛面百醜千拙醉倒
 街頭自是張公喫酒燈籠皺斷眉頭露柱呵

呵拍手 白雲禪師語終

東山五祖演禪師語三卷在士字函中
 圓悟佛果禪師語一十七卷具列別函
 大慧普覺祖師語三十卷在說戒函不錄
 佛照禪師諱德光臨江軍新喻縣彭氏子隸
 業光化歷余目菴應菴萬菴典牛十餘負尊

宿晚見育王大慧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
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你作麼生會答云
大小趙州坐在屎窖裏慧云你甚處見趙州
答云莫瞌睡慧打一竹篋答云莫掩彩慧喚
侍者問這僧名甚麼答云不得名慧云你看
這漆桶亂做答云未為分外又入室次慧舉
竹篋問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篋則背如
何答云請和尚放下竹篋與學人相見慧擲
下竹篋云如何相見答云伎倆已盡慧云你
看這漢杜撰禮拜便出又一日入室次慧問
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
不得無語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向舉起

處承當速道速道答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
慧云你是第幾箇答云今日捉敗這老賊慧
付頂相書贊印證云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
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自是聲譽大彰
應刺史李浩之命出世台之鴻福繼升天寧
光孝自謂平生多得拙力遂號拙菴淳熙三
年春孝宗皇帝詔居靈隱復育王徑山巖
元間優詔順老育王東菴云
上堂從來共住不知名這漆桶任運相將只
麼行擡脚不起自古上賢猶不識賊身已露
這次九流豈可明少賣弄拍禪床下座
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眾雪上加霜若說覺

法供養大眾擔水河頭賣搥不與麼刺腦入
 膠盃別有機關也是胡孫伎倆畢竟如何氣
 似藉袋令人可愛 浴佛上堂指天指地逞
 囉囉凌辱宗風罪過多惡水蒸頭澆一杓免
 敢平地起干戈 上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
 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

勿九

五

如來合喝一喝大小永嘉和屎合屎 上堂
 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捩子便是德
 山臨濟何曾踏著汝等諸人皮下還有血麼
 直饒踏著關捩也未夢見育王脚跟下汗臭
 氣在 佛照禪師徑山育王語終
 北澗禪師諱居簡字敬叟西蜀潼川龍氏依

邑之廣福院圓澄得度徧叅荆楚見別峯塗
 毒於徑山晚叅佛照於育王經十五寒暑遂
 大發明及訪瑩仲溫與語知師奇偉溫得大
 慧居洋嶼時竹篔付師後出世台之報恩湖
 之觀音大覺思溪園覺宣之彰教常之顯慶
 碧雲蘇州慧日天興道場杭之淨慈云

升座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法隨法行法幢隨
 處建立所以永嘉道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
 勅曹溪是豈獨曹溪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
 芥子許不是菩薩降生出家修道轉法輪般
 涅槃處只今欲建楊岐白雲宗旨豎最勝幢
 直得鴉飛不度與湖海毀佛謗法不入眾數

大闢提人同一手作發吾花木瓜樹下垃圾
堆頭明月夜光照天照地去也忽有箇忍俊
不禁出來道是則是爭奈千兵易得一將難
求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上堂教
中道衲衣在空開假名阿練若誰感世間人
自謂行真道沒等諸人認被誰感了也便好
拽轉痛與一頓若無報恩今日失利

上堂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
饒恁麼未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一大藏教總是魔說日可冷月可熱是
假易除是真難滅 上堂伶俐衲僧十成
峭措箇裏守株那邊待兔昨夜文殊普賢起

佛見法見貶向錢園王老師吟自領出去
上堂舉石林問龐居士有箇借問居士不惜
言句否士云便請舉來林云元來惜言句士
云者箇問訊不覺落佗便宜林掩耳而去士
云作家作家師拈云纔生便刻不得一半失
之東隅桑榆已晚只如居士道作家作家且
道石林還甘麼 上堂汲井花水煮薑薇
露清淨法身遭點污良久云活灰世界一年
一度 上堂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至
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萬象森羅燈籠露柱
皆發本光瑞是汝諸人因甚脚跟下黑漫漫
地 上堂行亦禪坐亦禪飢噉飯困墮眠

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無端掘地覓青天

上堂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

得所以道我立地待汝搆去擲主丈云討什

麼益 上堂那吒太子折肉還母析骨還

父正當與麼時太子在什麼處師拈云肉還

母骨還父日西沉水東注良久云露

上堂敗闕在雙林都無跡可尋海枯終見底

人死不知心 上堂舉孝宗皇帝問佛照

禪師釋迦入山六年所成者何事佛照對云

持謂陛下忘却師頌云借婆衫子拜婆年監

本匙挑不上禪扶起玉龍轟霹靂明星猶在

九重天 上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寺

識團無本可據毀於佛謗於法不入衆數分

明有眼難緇素 上堂舉安禪師破句讀

楞嚴經師頌云未到忘筌地勢籃等跳蝦錯

行燕子徑却到葛洪家 上堂簷頭滴滴

分明歷歷明眼衲僧卓主丈云切忌從這裏

入 移佛上堂東邊移了復西移不動尊

還有動時弗打併他蹲坐處安知四十九年

非 上堂諸方今日書符底書符採藥底

採藥碧雲窮廝煎餓廝吵只者一著盡情拈

却良久云開眼也着合眼也着 上堂舉

密師伯與洞山在餅店密於地上畫一圓相

謂洞山云把將去山云拈將來後來保寧勇

和尚云非但二人提不起盡大地人亦提不起北碚敢道保寧計窮力盡 上堂去年梅今歲柳天地有全功物物還依舊衲子生涯也如舊頭上青灰三五斗臘雪後春風前真教蹉過饅頭邊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大色半晴半雨園林過了清明無限落花飛絮釋迦慳彌勒富絕憐杜宇不知時啼得血流無用處 上堂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說箇什麼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也好藏拙是假易除是真難滅 上堂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避喧求靜騎牛覓牛黃河合眼跳特地一場愁 上堂色不是色菜花黃

梨花白聲不是聲燕語黃鶯鳴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洞裏春光澤不惜一時流入武陵谿 上堂舉趙州入僧堂云有賊有賊見一僧便云賊在者裏僧云不是某甲趙州托開云是即是不肯承當師云趙州收屢太寬放去太急淨慈則不然冢賊難防家財必喪卓拄杖云只可錯捉不可錯放 上堂仲夏初吉有好消息露柱燈籠參學事畢證據則任汝證據鞭逼則任汝鞭逼以拂子擊禪床云當機靚面提靚面當機疾 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曾動舌曾祖見僧面壁自納敗闕淨慈敗闕釘板向空

熨斗煎茶銚不同 上堂舉常不輕菩薩我
 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師云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 小象一陽來復小人道消消
 剥群陰君子道長大似依文解義取笑傍觀
 須知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
 不逐四時凋又誰管你晷運推移日南長至

孟夏漸熱仲秋漸涼主文子忍俊不禁出來
 道我則不然寒時向火熱即乘涼為復是世
 諦流布為復是佛法商量贏得莊周蝶夢長
 物初觀禪師南岳十八世嗣北磻禪師
 晦機熙禪師南岳十九世嗣物初禪師
 廣智全悟笑隱訢禪師二十世嗣晦機

仲方倫禪師南岳二十世嗣晦機禪師
 覺源雲禪師南岳廿一世嗣廣智和尚

右附錄五人

物初禪師諱大觀四明鄞縣陸氏子遊方徧
 參吳楚諸知識咸以法器重之欲致已席下
 而師習中礙膺終未釋晚依北磻禪師於南
 屏一衲蕭然寒暑不易潛衆十年人無知者
 一日入室次機語契合遂大發明後出世屢
 遷名利至坐育王道場妙喜宗風為之特振
 上堂一冬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脫
 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裏有虫夜來好風
 吹折門前一株松 上堂用黑豆法換人眼

睛如恒河沙會火爐頭話能有幾箇九九
三世諸佛不知有翻身踢倒五須彌何用法
身藏北斗藏北斗分明向外揚家醜

百題賸語僧默集師平居應酬藁請題云

與世同波於世無涉冷然其間亦聊以自適
萬象爲賓朋萬籟爲鼓吹斯亦足矣欄隙仿

勿九

九

律白間虛明興弗容過竺冊魯典遮眼爲樂
或便謂予從事乎討論矣職提唱外酬應或
需韻句事功或需記錄或求於予性不善拒
然法不孤起理不它隔言在此而意在彼或
便謂予長乎文言矣纔一脫藁掃不見蹤跡
如是者有年吾徒嘿予潛會粹成編薛於予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前恍然永師後身見破甕中物前身知藏僧
忽省書未了經也擬揭增報自訟斐淺輕出
欲敘而秉畀之嘿捍護堅甚則誡之曰吾宗
素不尚此毋重吾過嘿曰目連之集異爲子
之法蘊泊夫華竺諸賢率多論著雜華取淵
才雅思又何如予因自笑曰治亂不關寵辱
不聞山林自踰窳默自業予世之賸人也謬
當弘宗亦有本末瑣瑣筆墨臺臺酬應又吾
之賸事也說而無說文而非文又吾之賸語
也人賸事賸語賸思足識其中有無欠賸句
亦或有所取
上堂塵劫來事只在今時當斷不斷斗換星

第一九七冊

移拈主丈卓一下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暖風
 吹 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則頭
 角生古人恁麼告報育王則不然智不到處
 滿口道着道得着有名不用鑄頑石
 因臘茶示衆午窓夢緒慣逢迎杵臼驚聞隔
 竹聲未啜睡魔先辟易策勳不戰屈人兵
 見桂花示衆一出湖山即檀芳更何龍躡敢
 言香掩關憑几無言說時見零金點石床
 上堂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是
 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
 汝道師云大小祖師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
 長當時若問育王但云若要向汝道直待虛

空落地自然出他一頭何故車不橫推理無
 曲斷 聞猿示衆秋徑無人葉亂飛攀翻
 寒影掛危枝恍然曾是當年見日落香林靜
 立時 上堂八月秋何處熱露冷風高重
 重漏泄何必三登投子掘地覓天九上洞山
 捫空釘椽良久云踏着秤鎚硬似鐵
 焙經上堂祖佛之言汗牛衝棟時人所得假
 鼠飲河曾聽火燄上說法來終不向語脉裏
 轉一嗅便識猶是鈍根展卷方知白雲萬里
 以字不是八字不成從頭盡掃白底是烝黑
 底是字此話難明 上堂今朝正月半拈出
 舊公案水上挂燈毬大家普請看卓杖下座

佛智晦機禪師諱元熙豫章唐氏子登進士
 棄從西山明覺院明公祝髮焉參寧退耕行
 石帆郢東叟編謁吳楚諸師晚依育王物初
 觀禪師座下十年人無知者一日清默書記
 同入室機語峻捷眾咸驚異觀乃字以晦機
 囑令母早應世一衲二十年囊無長物元貞
 二年出世百丈遷淨慈徑山妙喜宗風大振
 江右緇白敬慕遂迎歸大仰終老焉
 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柰他何殊
 不知雲門開口早已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
 威一喝待此老惡哉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恠
 觸忤好非圖救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雖然口是禍門 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
 撥不紅一星焚火出孤鶩過遼東 結制
 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云南山今日結布袋
 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中身心安居平等
 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的莫道結
 子不堅密須知楊天網子百千重 上堂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何處有法何處無心白
 雲為蓋流水作琴古今無間誰是知音擊拂
 子云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春水深
 師因開先遣訴侍者來參次問云黃龍向泐
 潭得旨領徒遊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
 甚麼處訴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人又一

第一九七册

日以百丈野狐話詰之且道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什麼處訴擬答師遠喝一喝訴後出世爲龍翔開山云

晦機禪師語錄

廣智全悟大禪師諱大訴字笑隱龍興南昌陳氏子依郡之水陸院彰上人親髮首參一

山萬禪師於廬山開先久之道叅百丈晦機熙公公示以本色鉗鎚成大法釋熙公遷淨慈師隨至掌外記一時名公卿士樂聞道妙聲震東南出世吳興烏回繼遷錢塘鳳山報國天竺永禪天曆己巳文宗皇帝以金陵潛宮爲大龍翔集慶寺詔師開山爲第一代焉

上堂驅耕夫牛奪飢人食啐啄同時箭鋒相直一拳還一拳一踢還一踢牛頭南馬頭北結夏上堂栢巖開粥過夏西院商量兩錯嘉州大像腳踏地陝府鐵牛頭戴角喝一喝切忌無繩自縛 上堂黃龍南和尚云說妙說玄乃太平之奸賊行棒行喝爲亂世之英

雄所以佛法二字烏回未嘗道着雖然也要大家知有拈拄杖云鎮州出大蘿蔔頭寺原白家三盞酒客來隨分納些些相逢不用揚家醜卓主杖下座 上堂長連牀上拈得鼻孔十字街頭打失眼睛汝諸人還曾檢點也未明如日黑似漆萬仞崖頭撒手行無位

真人赤骨律

上堂拈麈豎拂捏日生花

舉古論今虛空釘檝楊岐和尚道須彌山可
透金剛圈不可透大海水可吞栗棘蓬不可
吞直饒吞得透得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
衲僧分上事歸堂喫茶去

上堂言發非

聲色前不物著甚來由聲色裏睡眠聲色裏

勿九

十三

坐卧却較些子所以道卽此見聞非見聞無
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元無事體用無妨
分不分藉拈拄杖云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
寒鴉過別村卓拄杖下座

上堂回悟禪

師住東京天寧日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則不然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
南來殿閣生微涼其時大慧祖師於言下大
悟諸禪德不妨奇特者箇是論實不論虛底
事如人歸京必須親到見京裏人說京裏話
一點外來也着不得雖然雲門道東山水上
行因甚不悟圓悟道薰風自南來因甚便悟
去報國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諸佛出
身處東山水上行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衆中有全身擔荷者出來與山僧相見

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佛知足天
上樹相撐脚演說苦空豎起拂子云山僧拂
子穿汝諸人鼻孔諸人向甚處出氣

第一九七册

上堂選佛場開牛欄馬廐心空及第活陷泥
 犁畢竟如何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月明
 幽室寒星分拱辰異 上堂今朝又是五
 月一大盡小盡數不出八臂那叱沒奈何夜
 又屈膝眼睛黑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
 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喝一喝云
 文殊普賢因甚在尔脚跟下過 十三 高僧傳卷之三 師舉青
 州布衫重七斤古人道了也畢竟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時有僧出云東廊頭西廊下師云
 什麼處見趙州僧擬對師云捧土不成龍
 元文宗皇帝詔師開山大龍翔集慶寺上堂
 釋迦世尊捨金輪而登佛位今上皇帝從佛

位而御金輪收攝三千刹海於一印中具足
 八萬法門於一毫上如華嚴會上菩薩得無
 盡福德藏解脫門於一器中出生種種美味
 飲食又於衆會仰觀空中而雨種種瓊寶隨
 衆生心悉令滿足然後得其寶者盡證法門
 食其味者咸成妙道無一塵而不具足佛事
 無一法而不圓滿正宗即今崇建寶坊闡揚
 法施諸天音樂不鼓自鳴梵唄詠歌自然敷
 奏十方菩薩咸集道場八部天龍同伸慶讚
 還有不歷化城徑登寶所者麼擊拂子云四
 海已歸皇化裏時清休唱太平歌復舉世尊
 與衆行次以手指地云此處宜建梵刹時天

帝釋將一竿竹插地上云建梵利竟世尊微
笑師云帝釋爲三十三天之主雖則一期施
設其柰理事未備今上皇帝以興龍潛邸改
創梵宮復命禪宗發揚向上宗旨與天帝釋
所成功德何啻百千萬億倍縱使虛空爲口
讚嘆莫窮臣僧借水獻華輒成一頌丈六金
身一莖草瑠樓玉殿恰相當交羅帝網山河
影旋繞須彌日月光華雨晝飄龍座暖天風
時送御爐香大千共仰恩光近五色祥雲擁
帝傍 上堂舉臨濟示衆云赤肉團上有
一無位真人常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
者看看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無位真人濟

下禪牀搦住其僧擬議濟以手托開云無位
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師云兩鋒相
直者不虛發由基之箭斲堊而不變者始可
運郢人之斤臨濟尋常氣宇如王却作小厮
兒戲幾乎法道遇大風而止龍翔今日作死
馬醫無位真人築著磕著證據將來依然是
錯且道是臨濟錯龍翔錯從教天下人卜度
上堂龍翔孟八郎惡辣難近傍佛祖也潛踪
從教人起謗雲門扇子跳上天趙州葫蘆掛
壁上寒山掃地接豐干却是南嶽讓和尚
文宗皇帝聖忌滿散藏經上堂尊而無上高
超象帝之先貴不可名坐斷昆虛之頂其體

之大則容攝十虛其用之廣則包括萬類如
月涵衆水無分淨穢之殊春在百華不見正
偏之相妙有不有真空不空所以道無邊刹
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
當念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於斯見
得便見文宗皇帝昔從佛地示現王宮撫治
邦家又安宗社化導已周復歸佛位寂然不
動智普應於十方廓爾無私化已周於沙界
龍翔與麼贊揚且道還契聖意也無良久云
優鉢天香吹不斷又從兜率下閻浮
仲方禪師諱天倫四明象山張氏子依廣德
天寧竺源祝髮遊方參晦機熙公公曰湖山

藹藹湖水洋洋浸爛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
甚不知師云通身無影象步步絕行踪云
未更道師拂袖便出依座下屢以此事扣
問公終不說乃往吳興桃花塢結茆一日聞
雷有省徹見熙公用處後出世東泉佛岩保
寧上堂云獨樹不成林人人總知有梵剎一
纜興大家出隻手昆明池裏失却劍曲江江
內撈得鋸上堂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
這裏悟去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運行四時有
什麼過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
見見不能及須彌山上走馬大洋海底翻身
前三三後三三一聲無孔笛吹過汨羅灣

上堂入荒田不揀信手拈耒草懷州牛喫禾
 益州馬腹脹天下老和尚口掛壁上便下座
 臘八上堂昨夜見明星悟道後園風打籬竿
 倒曉來無迹可追尋靈山依舊生青草上
 堂涅槃自性無繫屬故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拈
 拄杖云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僧問雲門云久雨不晴時如何門云
 割雲門一割猿啼巴峽熊耳峯高石頭路滑
 上堂舜若多觸處逢渠阿那律通身是眼不
 信問取鐙籠便見衲僧擔板 上堂知幻即
 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拈拄杖云
 穿却釋迦老子鼻孔天下老和尚無出氣處卓

拄杖下座 上堂初三十一中九下七七九
 六十三九九八十一朝往西天暮歸唐土一
 馬生三寶石牛攔古路叅 上堂修多羅教
 如標月指昨日有人從西州來接得東州信
 報道大食國裏人在眼睫上賣香藥喝一喝
 仲芳和尚語錄終

天界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覺源曇和
 尚天台楊氏子出家於紹興之法果寺禮大
 均為師得法於咲隱訶禪師出世金陵牛頭
 之祖山石城之清涼繼遷蔣山勅改龍翔為
 天界詔師住持統領天下教門
 上堂行不動塵語不動唇見成行貨黃金白

銀君不見洞山老問佛只答麻三斤

上堂恢揚岐宗風坐南泉鉢位佛祖命根柄

僧已鼻卓拄杖云東頭買賤西頭賣貴

上堂一句子黑漆黑無霜柄有準則良久云

會麼確搗東南磨推西北示衆文遠當

年侍趙州東司說法未輕酌回光一念分明

屢午夜霜清月滿樓上堂少室峯前曹溪

門下燈燈相繼的的相傳自古自今絲毫

易且以何為驗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

人看人上堂朝到西天暮歸唐土鑑在

機先未敢相許保寧八字打開了也莫有控

勒不住者麼便下座上堂長者長法身

短者短法身即今現前一衆坐立儼然有長

有短諸人盡知盡見畢竟阿那箇是法身若

也會得捧鉢盂向香積世界喫飯若也不會

長連床且喫粥喫餅上堂擁之不聚撥

之不散類之不齊混之不濫絕照忘緣十方

坐斷隔江招手見諸訊盡力承當得一半蔣

山與麼提持馭年也未夢見上堂六月

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

磨盤空裏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真人赤

骨律金毛師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

聖三賢捻不知咲倒寒山并拾得上堂

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放一線道分科烈

段去也拈杖卓一下云且道是何章句

佛成道上堂雪山六載背廬都忽見明星雙

眼枯證得烏龜成白鷺至今陪口為分疎

上堂只個見成公案衆中領解者極多錯會

者不少所以金鑰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裏

直要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

一箇眼睛大捻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人

擔荷噓一声下座 上堂咸音王已前弥

勒佛已後有個現成公案未敢與汝說破何

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界覺源曇公大禪師藏水塔銘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權國史金紫堂直學士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浮圖之為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惟

借律院以居百丈大智禪師方建叢林規矩

至宋樞閣竄威盛然猶不分等第惟推在京鉅

刹為之首南渡後始定江南為五山十刹俾

其拾級而升黃梅曹溪諸道場反不預其間

則其去古也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邸在金

陵及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

蓋矯其弊也國朝曰之錫以新額就寺建官

搢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源禪師實奉詔蒞

其職夫當興王之運親受聖皇崇敬以統釋

教事誠千載之奇逢也其順拜也法當勒料

行以貽示後世師諱慧曇字覺源天台大族

第一九七册

揚氏母賈夢吞明珠而有娠及生容貌嶷然
 幼不與羣童狎長依越之法果寺苾芻大均
 恣修出世法及冠薙滌尋受具足戒學律於
 明慶景公習華嚴於高麗教公聽止觀於上
 竺澄公無不貫練時廣智禪師訢公弘揚達
 磨正宗於中天竺師往造焉智問曰何處來
 師對曰遊山來智曰笠子下搗破洛浦迦叅
 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了也智曰即
 今日甚不拈出師擬議智便喝師當下恍然
 有省他日智展兩手示師曰八字打開了也
 曰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置智曰近前來
 為汝說師即掩耳而出智領之乃留侍香天

唐己巳龍翔新勅文宗特詔廣智開山師隨
 至掌藏鑰繼分座相與激揚祖佛機緣釋普
 法門網紀識見出群聲譽彰著至順辛未奉
 行臺檄出世牛首山之祖堂師力行古道躬
 役起廢殿堂廊廡凡葺林宜有者悉新脩之
 至正癸未陞居清涼作新一如牛首道行開
 于帝師大寶法王授以淨覺妙行禪師之號
 乙未遷保寧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
 皇上於棘門上見師氣貌魁偉傑特歎曰真
 樞慧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丁歎
 歲師化食以給其衆丁酉賜改龍翔為天果
 寺詔師住持上親撫睿畫書天下第一禪林

六大字揭於門以旌宗極遠迹學徒聞風奔
赴堂趨至無所容凡祖庭規矩師備行之濟
濟繩繩粲然攸叙觀者喟喟曰三代禮樂無
以加焉吳元年丁未大內新成特登寶位詔
師引千二百報披閱大藏真經用巖清淨聲
地師升師子座舉揚大法上親帥群臣幸臨

瞻聽師法音洪暢妙契

皇情為之大悅出內帑帛三十匹以施自是
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說法車駕幸臨恩
數優洽洪武元年戊申春開善世院詔師領
院事服紫衣及金欄方袍御製誥章其畧曰
自予肇業命汝庄宗德風振起於法門景運

賈襄於家國特授演梵善世利國宗教大禪
師住持大天界禪寺統諸宗釋教事當是時
遴選有序銓衡至公宗社有志之流山林抱
道之士聯鑣而迭出咸居名山大剎焉自古
崇尚法門於斯為盛章縫之士以禱子為世
查奏請除之上以章疏示師師對曰孔子以

十九

十九

佛為西方大聖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
釋必非真儒矣上亦以佛之教陰翊王度却
不聽已酉冬師疾作不署院事康成春疾良
已燕處東軒誘接來學庄弘祖道孜孜無少
懈夏六月廷議西域未臣伏上以彼域敦尚
佛乘特命師往詔尚書趙某為之副師承命

即日登途自浙閩而之洋凡歷國邑布室
天子威德莫不聞而來歸辛亥秋道憇僧伽
羅國其王奉師於佛山精舍執弟子禮寢夜
參承王令閩國臣民悉得瞻禮師隨撥開導
咸蒙法益九月二十一日庚午示微恙王命
醫進藥餌師從容謝却之王與群臣惶惶惕
惕若失所恃乙亥沐浴更衣亟命尚書至謂
曰某幻緣終此不能復命矣既而屹然端坐
夜過半問云天明也未對曰未也少頃復問
對曰日出矣遂恬然而逝實是月丙子日也
其王斲香為龕以奉之師世壽六十有八僧
臘五十有三留七日顏貌如生王加歎異乃

聚香代薪特築壇而茶毘之王及百僚哀慕
壇下勅闔國比丘旋繞梵唄時有白煙一道
上燭于天薪盡火滅舍利無筭舌根牙齒不
壞迺拾舍利靈骨及不壞者拊葬其國辟支
佛塔先是彼佛曾亦懸記今之開拊適符其
言非偶然也甲寅冬尚書趙某還朝奏陳其
事 皇上聞而嗟悼勅天界蔣山二寺住持
宗泐等以師之遺衣藏於兩華臺之左云師
廣額豐顙平頂大耳兩臉紅玉色耳白如珂
雪目光爛爛射人學者見之不威而懾及即
之也盎然春溫嘗示衆曰春風浩浩春日遲
遲黃鸝啼在百華枝箇中無限意消息許誰

知語未既還有僧問曰心意識過捺不住時如何師厲聲曰是誰過捺師室中謂僧曰二六時無你喏啄分無你趣向分會麼僧曰措師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每遇禪徒隨扣而應未嘗務為奇巧聞見自然有所悟入師五會說法門人輯錄成書欲傳後學師則二毅然斥去之師為人寡言咲喜怒任真不以二資賦異其顏色鳩儒碩學世子勲臣問道無虛日遭際昌辰寵養優渥凡位居臣列被召必以名惟師詔勅咸以大禪師為稱前所未有也雖位隆望重師處之恒若寒素然而荷負大法無一息敢忘廣廈細梅之間從容召

對據經持論每罄竭其蘊畜故君子稱重而宗教有所賴焉其嗣法弟子蔣山法印天界行椿育王常在中天竺淨戒等若干人皆有聞於時翰林李澄親預入室狀師遺事授同參淨戒謁瀟為塔上之銘瀟嘗從師遊知師頗詳而與證戒交尤洽不敢以不敏辭龍翔禪林實甲天下初建之初非名德之重莫當斯任是故廣智握真如印柄道明宗睿使輝光照燭於幽隱矣及今六合載清真人撫運尊崇大法錫額建官以統御其衆非師乘宿頭力亦孰能當其始乎嗚呼何其規重矩疊而一唱一新也在昔馬駒蹴踏機用森嚴出

其門者無非龍象有是學者曰有是師先德
 固亦然矣方之廣智之傳實由正宗師之所
 契親得法隨固非常情之可擬然稱人之善
 必本其父師之故厚之至也瀛敢竊取茲義
 序其事而為之銘銘曰

金陵有寶刹 昔為潛龍居 飛翔起中天

樓閣重重現 聖皇握金輪 重御四大海

易為大天界 以表正法故 惟師乘願力

示現優曇華 帝命作搃持 欲符於前烈

弘護法王法 如寶雙眼目 祇恐昏翳蝕

光明不遍照 統率諸僧伽 無不從化者

佛法遍天下 根本中印土 命師宣仁德

以彼尚佛乘 道憇僧伽羅 群羌如見佛
 膜拜稽首禮 懇請為說法 四大本假合
 去住兩無礙 咲指空中雲 聚散不留跡
 築壇以衆香 付之大火聚 闍國諸沙門
 圍繞作梵唄 捨舍利靈骨 拈弄辟支迦
 異域王臣衆 瞻禮祈永鎮 曉此行道所
 何以慰追慕 四衆諸弟子 假物以顯理
 遺衣在故篋 見衣如見師 瘞之雨華臺
 當與靈骨同 我知此衣中 何啻千萬縷
 絲絲具煖性 性圓即菩提 師性千古存
 是有無邊身 辭之虛空相 善現於一切
 寧假有漏形 方歸於真實 實際本真空

永離於言說

我持不壞筆

太虛以為紙

銘此無縫塔

了不見一字

若以兩耳觀

始造不二義

紹隆藏主火

紹隆聖種斷生死恨以火炬

打圓相云烈燄堆中轉法輪

高僧梵琦贊師頂相云

祖梅洲父蒲室大床座妙槌拂發揮震旦二

三騰煥竺軋四七依萬乘之清光近九天之

紅日携錘子斷魔外之根株握金鏡碎衲僧

之窠窟公卿羅拜於法筵龍象相忘於道術

是所謂冠天下禪林現寰中之古佛者也

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一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新藏經板初

賜天禧九禪宗古尊宿語頌古雪竇明教

圓悟大慧等語多有損失永樂二年敬

捐衣資命工刊補今奉

欽依取僧就靈谷寺校正以永樂十一年春

二月為始至冬十一月乃畢供需之費

皆本寺備給計校出差訛字樣十五萬

餘刊修改補今已幸完庶得不遺

佛意不誤後人所冀永遠流通祝延

聖壽萬安者

未樂十二年歲在甲午仲冬僧錄司右

闍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臣清成謹識

永樂北藏

古尊宿語錄

第一九七冊